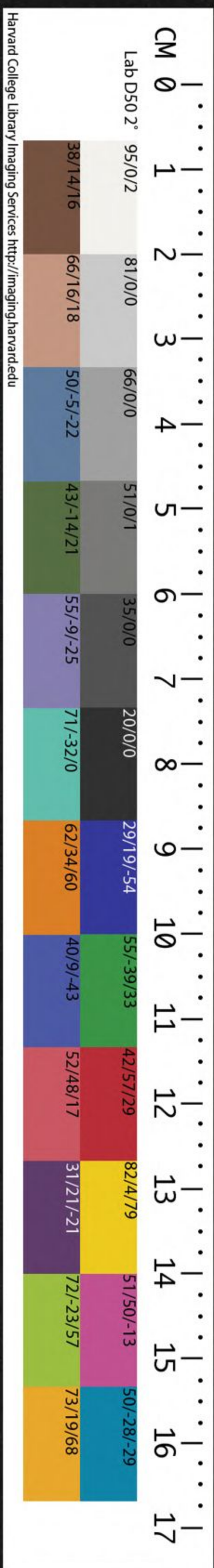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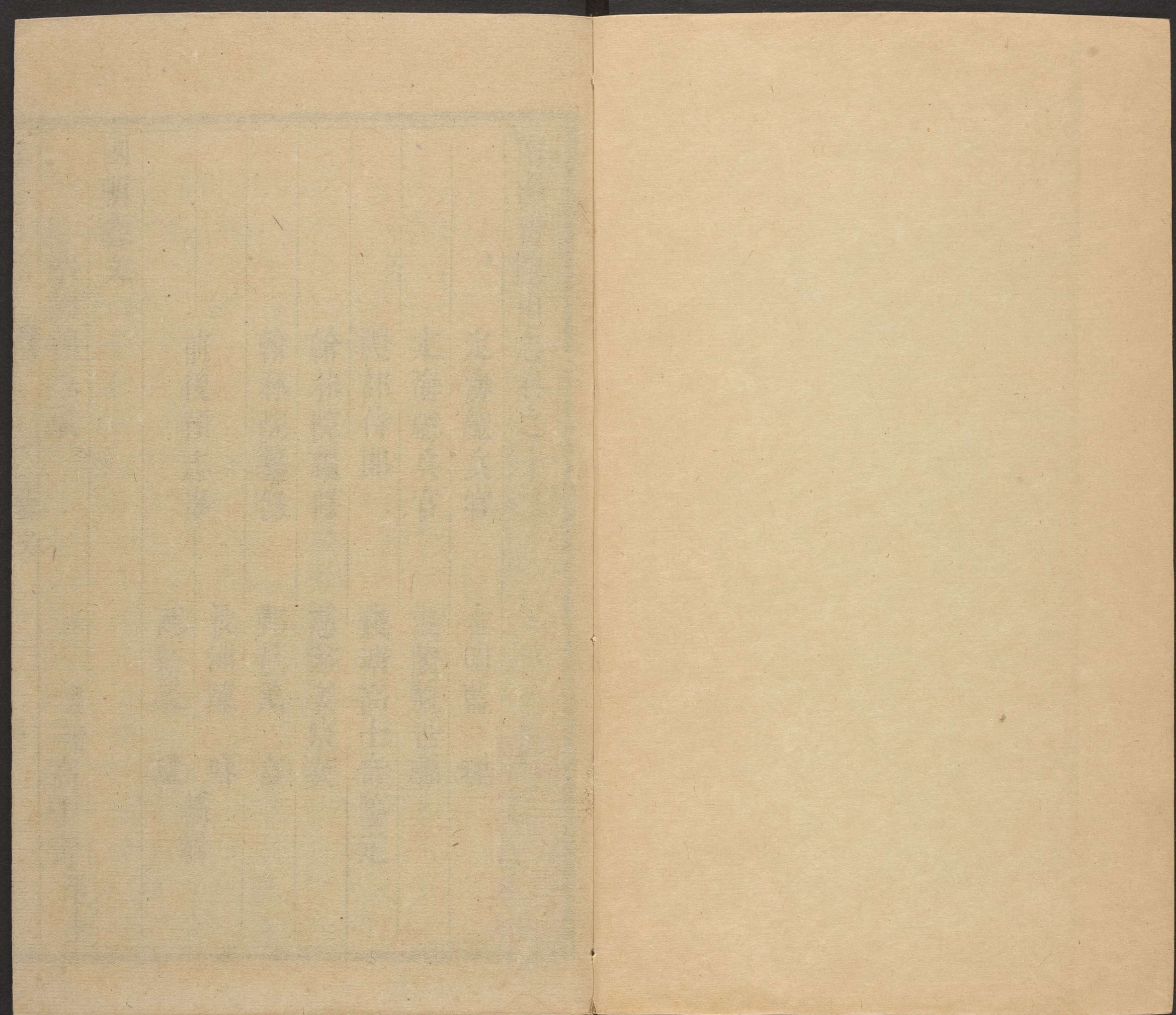
MAR 23 1932

T CHL 304 2/867.82

2









南海普陀山志卷之三

長洲 陳

璿

慈水 裘

璉

增輯

梵刹

梵刹者西方之聖人與其眷屬之所居也境不山林地不勝塏木石不緻金碧不施五采不具不足以示尊重妥羣神而况於大士乎觀世音由聞而覺始於聞而能無所聞始於無所聞而能無所不聞推蘇子之言雖居深山之中位廣洋之表一切恒河沙數世界民物咸在其姬煦之下則臺殿之係於觀瞻者豈

哈佛大學哈佛藏書館珍藏印



細故哉詩者曰至人如影響靈慧陶億剎應方恢權  
化兆類蒙慈悅此直詠歌大士者又何其淵涵而靡  
罄也志梵刹第三

勅建賜額普濟禪寺

在白華頂南靈鷲峰之下歷代廢興不一宋元豐三  
年賜名寶陀觀音禪寺明萬曆三十三年勅建賜額  
護國永壽普陀禪寺遣御用監太監張隨董其成嫌  
舊基淺隘遷麓就廣且改辰向爲丙今其址也自乙  
巳夏遭黃毛寇劫掠焚燬而大殿若魯靈光巍然獨  
存

皇清康熙十年因海氛不靜徙僧內地寶地盡殘二十  
八年總戎黃公大來奏請遂

賜帑金一千兩遣使三員重建梵宮然未落成也三  
十八年

皇上南巡復賜帑金千兩改賜今名并御題普濟  
羣靈額由是千餘年香火冷落者且五六十年一旦  
煥然改觀矣四十二年二月復遇

聖駕南巡上遣天使三員欽命陪差定海總兵官  
施至普陀進香監寺海安法雨寺任持性統恭祝  
萬壽至杭陛見上問我差人進香汝等可知道麼



奏云知道因未見 駕不敢陪回 上命隨 駕至蘇舟中 垂問海上風景及地方官府護持等事安一一奏訖隨行至蘇州織造府次日傳 旨進見海安奏請大圓通殿額慈谿壽峰禪寺額及中興住持方丈退居獅子窟額隨進通旭禪師歷年祝聖語錄 上展閱云通旭是已過任持麼法雨寺性統奏云係臣僧同時開山三十八年迎 駕任持明志是他法弟今任持明果亦是他法弟皆通旭法子也雖法弟主持方丈一山事務興建殿宇皆彼之功上乃欣然書前請三額 賜之安復進寺圖 上諦視

詳問至萬壽亭圖安奏云此係藍總兵祝延

聖壽同高宗伯施總兵繆縣官臣僧等鼎建安遂奏請

御製宸翰 上首肯卽 命將寺圖呈送 東宮皇太

子安等奉 旨進見 皇太子殿下書青蓮喻法四

字賜兩寺次日安等送 駕至許墅關口傳 旨云

御製宸翰進京來領安等謝 恩各山淨侶得蒙

帝眷如是固 聖德之汪洋實法運之昌隆也

寺基南距北六十丈東距西八十丈規方共二百八

十丈

寺內亘有房頭數十家其先或爲住持或爲執事後

前寺



音門山志 卷之三 三  
以衰老丐休遂退居別室悠游晨晡自贍者也久而自立門戶長子孫其中據常任寮舍以爲已有潮公至改講爲禪復興舊業間欲規方疆理者遂出常任寺外之地寸尺相易而大寺規模截然井然焉嗟乎自內徙之後長棘游麋之藪變爲璇室香臺藏污納垢之區改復華山蓮海良非易易是時主之者潮公而左右驅馳備嘗艱難辛苦者則其徒珂月之力居多焉

萬壽亭五間圓頂高三丈八尺進深四丈廣共六丈卽前朝 御碑亭址

東山門三間九架高二丈五尺廣五丈六尺縱四丈明間廣二丈左右梢間各廣一丈八尺 甬道進深四丈內門頭香燈二寮

西山門同

天王殿五間十一架高四丈八尺廣九丈二尺縱六丈六尺明間廣二丈五尺左右次間梢間各廣一丈八尺 甬道月臺共進深九丈○內直殿香燈寮

大圓通殿七間十五架高六丈二尺廣十四丈縱八丈八尺明間廣二丈八尺左右次間各廣二丈四尺梢間各廣二丈次梢間各廣一丈五尺 甬道進深四



普門山志 卷之三 四  
丈○內左右爲知殿殿主香燈直櫃等寮

藏經殿又名藏經閣五間十三架高三丈八尺廣九丈  
二尺縱六丈八尺明間左右次間各廣二丈梢間各  
廣一丈六尺甬道儀門共五丈○中爲法堂左右  
爲知藏寮旁直座寮

景命殿五間九架高二丈八尺廣九丈縱五丈○左室  
爲內方丈

伽藍殿東○附印寮香燈寮

祖師殿西二殿各五間九架高二丈四尺廣五丈六尺  
縱四丈○內直壇香燈寮

繡佛殿東

白衣殿西二殿之上俱爲樓各五間九架高二丈七尺  
廣七丈四尺縱四丈五尺

鐘樓東

內有巡照香燈寮

鼓樓西二樓高二丈八尺○古闔信官場景募資重新  
東羅漢堂大殿左○後爲勤舊寮

西羅漢堂大殿右二堂俱九間七架高一丈六尺廣十  
一丈縱三丈○後爲耆舊寮

法堂藏經閣下

全彰堂卽大方丈藏經閣左五間十一架高二丈八尺



廣六丈二尺縱五丈

先覺堂藏經閣右五間九架高二丈五尺廣五丈六尺  
縱四丈五尺○左為首座寮右為西堂寮後為侍者寮

承統堂祖師殿右三間特設以供天童密林二祖萬年  
無礙祖本山潮音禪師四公○內為影堂侍者香燈  
二寮

齋堂即千人樓

東禪堂在繡佛殿後五間九架高三丈二尺廣七丈四  
尺縱四丈五尺○其左有監修直歲知器倉房米庫

等寮後平屋十間碓房公務寮

西禪堂在白衣殿後即古資有堂間架高廣同東禪堂

○其右有聖僧侍者寮香燈司水二寮

資有堂原係常任所建後圓初長老作丈室于此子  
孫相繼居焉數傳而後絕常在遂將衣珠堂右傍地  
一片與其法眷相  
易有合同契存照

客堂瑞日樓下

雲會堂在千人樓下五間○左為柴寮

衛教堂伽藍殿左三間供歷代護法諸公像○內有香  
燈寮

淨業堂千人樓下六間○列職執事等寮



雲水堂東廊下○內爲堂主香燈寮

延壽堂西廊下○又爲泥洹堂內有堂主香燈寮

畱衣堂五間卽藍公生祠○內知浴香燈寮

瑞日樓繡佛殿上○左爲知衆知客右爲照客知隨等寮

慶雲樓白衣殿上○後爲閒住糾察不釐務侍者等寮

東壁軒三間在內龍沙之麓古書記寮也今仍舊

挹爽軒三間畱衣堂右○內爲典賦知事二寮

翠竹軒三間內方丈左

寶珠軒五間內方丈右

賓日樓五間卽古天字樓全彰堂之左○上爲維那寮

餘爲客住寮下爲佛子寮

白雲樓賓日樓右五間○後爲庫樓○內有副寺貼庫

臥具等寮

得月樓三間全彰堂左爲官客憩息之居○內有香燈

寮

覽翠樓白雲樓右三間○上爲都監監院寮下爲廚衆

寮

香積樓三間在齋樓後又平屋五間○內爲典座貼案

及廚衆等寮



南樓在齋樓後五間○樓前設米寮碾房

方丈大方丈在全彰堂中內方丈在景命殿左○後為

衣鉢湯藥寮左右俱為侍者寮右室之後為行者寮

四監祠一名上官廳即古烟霞館地三間中供明督造

御用監太監張隨御馬監太監党內官監太監王馬

四人像○左為書記寮右為刷印寮

五公祠在伽藍殿右供明宮保尚書周公寅所提學副

使楊公楚亭太僕寺正卿劉公行素禮部主事屠公

赤水尚寶司丞沈公玄扈等像劉公慈谿人四公俱鄞縣人

陸公祠在衣珠堂右供明郡守陸公諱自岳神主○并

奉圓初長老神主

黃公祠在伽藍殿左供 本朝總戎肅州黃公諱大來

像有碑記

東寮

藥師殿萬曆間僧海仲居此天啟七年崇王由橫捐資

重建安紫衣替僧照慧親書法門龍象四字額賜千

佛衣徒普益 本朝四世孫心溜廣誠重建

大悲殿源泰建因泰歸主淨土分源徵居焉皆係淨土

性燈八世孫

法如堂僧海初居此七世孫心惺重修



音門山志 卷之三  
圓隱堂僧定慧居此九世孫廣慈重修

洪筏堂僧聖恩建恩無嗣今源進焚修於此

證覺堂僧性旋居此六世孫通證長徒心堅次徒心悟  
重修

善慶堂明時僧海寶性樂居此六世孫通玄同孫源珍  
修建潮公初三院時玄爲監寺領衆辦事不避險難  
後投老于茲屏絕外緣有身雖未到華臺上先送心  
歸極樂天之致玄號靈一古董人

枕石居僧性樂居此六世孫通易建徒心庸守焉  
妙玄堂僧海音居此六世孫克賢心慧重修

鏡花院僧寂汝居此五世孫心徹同徒源達重修  
現瑞堂心徹同徒源治建

新安堂僧性祖居此祖休寧程氏子家富因三子俱殤  
忽醒幻泡禮師無窮薙髮本山遂以地名其堂曾孫  
照音徒普勝重建

供石齋僧海岳居此孫照微同孫心函重修  
松雪齋僧妙用居此九世孫廣志重修明副憲周應治  
題額大學士休休居士申時行書

太古堂僧海涵居此四世孫普壽通佩重修涵爲寺住  
持退居上官廳子孫相繼居之甲戌年常住買東房



地二闡易之乃遷居寺左有合同契存

澄心堂僧真才居此八世孫心慧孫廣承重修潮和尚  
初主院時慧爲寺知事善知衆務人多推之

三會堂僧如章居此八世孫心慶同徒源澄同修

善法堂僧性相居此八世孫源聖重修

水月堂僧真宰居此孫通樂玄孫廣圓徒續宗重修

蘿月堂僧寂周居此孫普慶守焉

美勝堂僧寂周居此六世孫廣慶徒續增孫本然重修  
水天齋僧心徹建

西寮

恩榮堂迴禪師祠僧海日置地集本支同建付衣珠堂

永守焉

衣珠堂僧如迴同徒性空居此孫海日字榮光故又號

榮光堂嗣孫普通續敬等重修

積善堂僧性寶居此六世孫通恩八世孫源恒重修

晏坐堂僧海灝居此普安同孫心盥源章廣濟等重建

報本堂卽西天門獻祖祠也在大寺西初甚隘十世孫

通旭任持之丁丑集本支鳩工改剏祠樓二間撥僧

廣孝相繼世守總戎藍公額曰四世中興自始祖普

賢次本空又次寂庵及潮音凡四世云



天機堂僧天機居此孫通亮重建時值內徙十餘年亮居此山麋鹿為羣晏然自得比復為寺住持總戎黃公每推重焉

見空堂僧性徹建 本朝顯日重剏

錫麟堂僧如宏居此十一世孫廣成重修

仁德堂僧普勤徒通奇始剏 以居近蓮花池古吳朱謹額其樓曰懷遠

歸元堂僧照宇居此四世孫心能六世孫廣行重修

佑啟堂無窮富禪師祠在天機堂側

寶林堂僧海山居此因內徙其嗣散居別處不復建五

世孫通悟歸其地于常住

斗室齋僧寂汝建映壁重修

匠作寮在寺東龍沙內樓房一帶

大寺茶庵在道頭內有眾職操舟寮

本山下院即古顯聖庵在道頭內為都管寮又樓房二間為耆舊值年寮積貯檀施令山散靜之物

關聖祠在東寮善法堂之前舊為海防公署

娑竭龍王祠在寺左三會堂側

土地祠在寺右仁德堂西兩進共八間俱常住園房

何公祠在山門外三會堂左供明總戎何公諱汝賓像

關聖閣在永壽橋東塊下



龍章閣宋嘉定間僧德韶建以寧宗七年御書圓通寶殿四大字大道場三大字以賜且給緡一萬俾新梵宇故也今廢址不可考

不二閣育恩院內明萬曆間建今廢

烟霞館後山上今改四監祠

白華館在寺內今廢不可考

正趣亭在妙莊巖路之中從道頭至寺各二里半舊名坐坐亭順治間都督三韓張公杰建後廢潮公復構以其適當正趣峰下遂改今名寬平高朗爽氣撲人翠嶂長林蔚然悅目遊者甫脫波濤驟躋幽勝恍如

隔世也

玉音亭

御製藏經序碑亭

應制經贊序碑亭 以上三亭俱在本寺旁近鎮臣侯

繼高建今俱廢

懷闕亭在烟霞館左萬曆中督造內臣張隨建今廢

渡海紀事碑亭在寺左明巡撫尹應元建潮公重修

著衣亭在無梁殿左今廢

莫捨身亭在潮音洞上叅將董永燧立今廢

鐵瓦殿在潮音洞南正德十年在持淡齋同其徒募建



正殿五間方丈二十間今廢

無梁殿在潮音洞上北都遊僧建設鐘鼓各二十四具以應二十四氣僧失其名今廢

琉璃殿

梵王宮俱潮音洞上嘉靖間魯王建今廢

下院四處一在定海縣南城內無量庵一在寧波一在

松江滬關一在台州

勅建賜額法雨禪寺

在白華頂之左光熙峰下萬曆中建

本朝康熙二十八年定海鎮臣黃公大來奏請

賜帑重建三十八年

皇上南幸復 賜帑金并 御題天花法雨匾額四十

二年二月復遇 皇上南幸 上遣天使三員倍差

施總兵到山進香分 賜帑金任持性統同普濟寺

監院海安至杭迎 駕恭祝 萬壽 上命隨 駕

至蘇州織造府傳 旨進見問奏事竟直雨 上命

賦蘇臺雨景詩統賦畢 上手書賜之性統奏請振

宗聖因妙光等額復奏母年七旬今擬歸省伏乞

賜額 上一一書 賜又奉 旨進見 皇太子殿下

蒙均 賜青蓮喻法四字次日齊至許墅關口謝



恩領 旨屢蒙 眷注之隆亦山中之異數也

寺基廣六十九丈進深六十二丈五尺規方共二百六十丈

天王殿五間十三架高四丈五尺六寸縱五丈四尺廣十丈六尺 甬道月臺共進深八丈

左山門三間七架高二丈二尺廣四丈二尺縱三丈四尺

右山門與左同

圓通殿七間十五架高六丈一尺六寸廣十二丈七尺縱八丈二尺

大雄殿五間十五架高五丈四尺廣十丈八尺縱七丈八尺

正續堂七間九架高三丈四尺廣十丈八尺縱四丈五尺

左翼天章閣三間高三丈三尺廣四丈五尺縱四丈二尺

松風閣五間九架高三丈七尺廣七丈縱五丈

東禪堂五間九架高二丈九尺廣七丈二尺縱五丈

芋香樓下為伽藍堂十二間十一架高四丈九尺廣二

十一丈四尺縱五丈五尺



印寮三間

香積廚七間

留雲堂在東禪堂後七間

鶴烟居三間卽茶房

雨花樓五間下爲直歲監修寮

右翼無隱軒三間九架高二丈五尺廣四丈二尺縱三丈八尺

移情室五間七架高二丈四尺廣六丈八尺縱三丈六尺

三生堂五間十一架高二丈九尺廣七丈縱五丈五尺

西禪堂五間十一架高二丈九尺廣七丈二尺縱五丈五尺

白華樓七間十一架高二丈九尺廣九丈八尺縱五丈五尺

水月樓十二間十一架高四丈九尺廣二十一丈四尺縱五丈五尺

智食樓在三生堂後七間九架高二丈三尺

藏經樓三間九架高二丈五尺

官廳五間

廂房六間



留衣堂五間

雷音閣五間

挹翠軒五間

藍公祠三間

倉院十六間

牧生寮五間

列職寮十五間

安樂堂五間

三聖堂三間

先覺樓三間

### 東寮

霞光堂僧霞光居此徒慧慈等重修

明德堂僧道恒居此舊因寺廢卽建于齋樓基上別公

重建樓卜築樓後尺寸相易

了凡堂僧林初居此舊與明德堂聯別公易地與建于

三聖堂左

教誠樓二十間卽道頭下院古名教誠堂遣界廢今新

建樓仍舊名

下院四處一在定海縣道隆觀半路亭一在寧波真武

宮一在杭州永壽寺一在溫州接待寺



建置

以興廢成毀論則不獨名藍也以盛衰去任言則不獨緇衣也士大夫之家重門列闕連闔洞房往往一跌而不可復無他其子若孫無有荷薪者矣普陀之廢而復振去而復還雖曰時數之適然不得不推笑於人事今日者

聖朝獎善文武克勦名禪布席建所未有置以日新誠哉千古一時而主其教拓其緣習其勞司其出入權其有無者未易易言也烏庸畧諸志建置第四  
勅建賜額普濟禪寺

五代梁貞明二年日本僧慧鑿同居民張氏奉五臺山觀音相于雙峰山下號爲不肖去觀音院

宋神宗元豐三年從內殿承旨王舜封之請改建殿宇賜額寶陀觀音寺許歲度僧一人

高宗紹興元年真歇清了禪師泛海結庵于山椒題曰海岸孤絕處郡請于朝易律爲禪

寧宗嘉定七年任山德韶言于朝賜錢萬緡修飾殿宇殿成御書圓通寶殿并大士橋以賜德韶特創龍章閣藏之

元大德四年春命李鐵木兒不花等治演法堂



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信國公湯和徙居民入內地焚其殿宇三百餘間迎瑞相供于郡東栖心寺重建大刹改名補陀山中僅留鐵瓦殿一所使一僧一介守奉香火焉

武宗正德十年僧淡齋募鑄鐵瓦二萬甄一萬建正殿五間方丈二十間于潮音洞南即鐵瓦殿

嘉靖六年河南王施琉璃瓦三萬鼎新殿宇

三十二年東倭入犯總督胡宗憲遷殿宇于定海縣今鎮

海縣東城外之招寶山迎大士像供焉餘舍盡焚

隆慶六年五臺山僧真松來山修復殿宇

萬曆六年僧真表創天王殿雲會堂

十四年建藏經殿奉太后頒賜藏經立靜室五十三處

二十六年火惟大士寶相獨存是時當事者禁不得復

創縉紳力為之請始建藏經殿俾僧守奉如初

三十年發帑金一千兩遣御用監太監張隨更建藏殿

三十三年正月發帑金二千兩仍遣張隨重建大圓通

等殿賜額為護國永壽普陀禪寺

三十五年正月發帑金一千兩遣御馬監太監党禮建

御製碑亭

本朝定鼎來雖遭黃毛之變殿堂靜室如故山中香火



猶得不絕至康熙十年因海氛不靖督鎮徙僧內地  
越四年圓通白衣繡佛三殿及左右廂房因遊民失  
火而炬而寶地殘矣

二十三年海宇蕩平澎湖臺灣盡入版圖大弛海禁寺  
僧復歸故業二十八年春

翠華南幸總戎黃公大來啟奏名山廢墜狀遂賜帑

金千兩遣使三員重建大圓通殿總戎黃公捐俸建  
藏經殿

二十九年七月總戎藍公理同遠近紳士公請天童四  
世孫潮音旭禪師為任持弘開法堂興衰起做于是

### 宗風重振

是年庚午冬建道頭下院于舊址

明宗伯學士董其昌額曰大寺茶庵今仍

其名

三十年辛未建四天王殿冬建寶珠軒翠竹軒

三十一年壬申新鐘鼓二樓冬建先覺堂于藏殿之右

建土地祠于舊址

三十二年癸酉冬十二月建大圓通殿

建藍公生祠

藍公自鎮茲上上體

聖朝賜帑重興之意殫心護持摧邪輔正為山門第一

護法

三十三年甲戌春建大香積廚資有堂冬建瑞日慶雲



二樓

三十四年乙亥建道頭顯聖庵樓房亦作下院

三十五年丙子冬建全彰堂即大方丈

三十六年丁丑春建正趣亭改建藏經閣夏修景命殿

暨左右廂樓冬建土地祠後大園房共兩進祠前房後建南

樓又建茶庵于桃花山作採茶濟眾之所

三十七年戊寅春建龍沙匠作樓碾房并荷花池小屋

五間冬建承統堂并延壽堂泥洹堂

三十八年己卯四月

皇上南巡遣使賫帑金千兩傳旨云山中未完之

工任持須竭力圖成勿辜兩朝旨云山中未完之

上意遂賜名普濟禪寺是年秋安奉

御題普濟羣靈額于大圓通殿皓月禪心額于景命殿

御書米帖勒石

四十年壬午冬建萬壽亭又建朱家尖田庵于古

青蓮寺址定鎮守府張諱彪捐資墾田為始

四十二年癸未冬建福田庵于大幹作田房其先邑侯

繆諱燧捐米百石築堤濟眾五十年辛卯冬三月建衛教堂

其他若後殿之兩廡大客堂上官廳道頭大路或修或建不可盡舉又主佛上山裝塑各佛殿像及各護法長生像諸務俱不細載



普門山志 卷之三  
勅建賜額法雨禪寺

明萬曆八年麻城僧大智諱真融者自峨眉瑩華來禮洛迦見光熙峰泉石幽勝遂結茅以居題曰海潮庵

二十二年郡守吳安國改額曰海潮寺

二十六年寺災于火殿堂室宇無復存者

二十三年大智禪師之徒如壽如光等增建殿宇規制弘麗

三十五年勅賜寺額曰鎮海禪寺

本朝康熙八年海寇亂寺又災惟大殿塔頂尚存

十年水師提督張公杰捐資建殿五間今廢

二十六年丁卯四月提督陳公世凱同鄉薦紳給諫屠

公粹忠公請別庵統禪師爲任持剪榛棘驅麋鹿相

原胥宇殫力經營而法苑重光焉

是年夏建藏經閣東禪堂三聖堂官廳三生堂廂房印  
寮

二十七年戊辰建智食樓教誡樓

二十八年春

翠華南幸總戎黃公大來啟奏名山廢墜狀遂

賜帑金重建大殿

是年己巳建正續堂卽大方丈



二十九年庚午建留雲堂

三十年辛未建圓通殿雨花樓香積廚鶴烟居

三十一年壬申建留衣堂祖塔院先覺樓

三十二年癸酉建大雄寶殿及藍公祠

三十三年甲戌建西禪堂安樂堂

三十四年乙亥建挹翠軒

三十五年丙子建左翼天章閣芋香樓列職寮牧生寮

三十六年丁丑建右翼無隱軒白華樓水月樓松風閣

移情室舍利塔

三十七年戊寅建天王殿雷音閣

三十八年四月

皇上南巡遣使賫帑金傳旨云山中未完之工任

持須竭力圖成勿辜

上意遂

賜名法雨禪寺是秋安奉

御題天花法雨額于前大殿修持淨業額于方丈并建

御碑亭勒

御書米芾詩帖于石



浙東慶元昌國

明郡屬邑曰定海

南海普陀山志卷之四

吳地山民朱 謹輯

緣起

普陀名山佛經所謂海岸孤絕處也觀自在菩薩說法于此遂爲大士住世道場此補怛洛迦山之所以名也然非援經作證世人惡得而知之自五代梁貞明間有日本僧慧鑊奉五臺山觀音相至普陀于是乎始有觀音院矣唐宣宗時有梵僧來潮音洞前目覩大士瑞相于是乎佛之化現丕著矣厥後代有興建兩朝賜額而普陀山大士道場炳著于震旦矣天



下人民梯山航海、駢肩接踵而至、罔不稽首、歸命、神  
 凝、意悚、仰覲慈光、歡喜贊誦、繼以悲辛、良由聖觀自  
 在、菩薩以大悲因地、證過去莊嚴、劫中正法、明如來  
 果、退處菩薩權位、隨機方便、度生善世、委曲開化、不  
 以神異為嫌、不以化現為褻、即此塵區、僻壤、化為清  
 淨道場、此可見菩薩圓通之至、即是悲憫之至也、所  
 謂上合十方諸佛、本覺妙心、同一慈力、下合一切六  
 道眾生、同一悲仰、是也、一莖草、化丈六身、一毫端、現  
 寶王刹、即境非境、即身非身、非身亦身、非境亦境、斯  
 道場之所由建也、諸佛傳心、乃有道場、帝王傳世、乃  
 有朝宇、不二法門、與一哉、王心無二、無別、斯普陀道  
 場之所以復建于

今代也、普陀因道場而顯、道場不止于普陀、片地、然普  
 陀片地、即已具足、無邊大千、蓋諸佛任處、徧周沙界、  
 本無中邊、亦無終始、第就茲山而言、則以初建之因  
 為始、故志緣起

華嚴經證

善度城、鞞瑟胝羅居士、指示善財童子云、南方有山、名  
 補怛洛迦、彼有菩薩、名觀自在、汝詣彼、問菩薩云、何學  
 菩薩行、修菩薩道、即說頌曰、海上有山、多聖賢眾、寶所



成極清淨、花果樹林皆徧滿、泉流池沼悉具、足勇猛丈夫觀自在爲度衆生、住此山、汝應往問諸功德、彼當示汝大方便、時善財童子漸次遊行、至于彼山、見其西面巖谷之中、泉流縈映、林樹蓊鬱、香草柔軟、右旋布地、觀自在菩薩于金剛寶石上結跏趺坐、無量菩薩皆坐寶石、恭敬圍繞而爲宣說大慈悲法、令其攝受一切衆生、楞嚴經證

世間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阿羅漢所住持、故世間衆人所不能見、

按普陀爲觀自在菩薩道場、見之佛經者彰彰如是、震旦僻絕之地、賴有龍宮秘笈、西域梵典、得以顯著于世、乃知十方圓明、莫非佛所顯化、安得謂梵宮金地、祇在祇園舍衛間也、試觀今日之普陀、與佛經所說有以異乎、今日之道場、與大菩薩圍繞說法時、有以異乎、有謂勝會不常、法筵難再、不無今昔之殊、聖凡之別、然則現前之花果樹林、泉流池沼、獨非圓明境界乎、佛印元禪師曰、滿目青山、一任看程、明道先生于言下脫然、有省今之遊山者、須著眼看取、而凡夫著相、或有疑之者、菩薩所坐皆金剛寶石、何此山石甚麓怪、不知水石草木皆是衆生妄想結成佛之



音門山志 卷之四  
妙明心地故所見皆是金寶又當以華嚴楞嚴次第  
閱過然後知名山道場實爲佛所住處我今親歷其  
地切須珍重

名號

過去恒河沙數諸佛俱以授記而得名號觀自在菩  
薩始爲恒河沙劫前觀世音如來授記觀世音號然  
隨時立號不一而觀音則爲常稱由于菩薩觀想十  
方圓明故觀音名徧十方界夫普陀山之名以道場  
著道場以菩薩著菩薩以名號著卽著矣恐弗詳焉  
又慮遺焉久而失焉于是乎有志志者史之餘也史

以載事亦必書人書名尚書春秋經而史者也乃其  
首卷先標名號堯之號曰放勳舜之號曰重華春秋  
爲周天子而作則大書春王以爲之首今之山志爲  
山林作乎抑爲大士所任之山林作也如其專爲山  
林作也則無與乎生民心術是謂逐末廢本雖不作  
亦可也如其不然則必爲山林之主大士作矣爲大  
士作乃是爲天下生民作也使天下之人一聞名號  
便能窺見大士之悲憫衆生體而行之以開其妙明  
心地是能于常寂光中與大士相遇者矣不則斷惡  
修善尊君愛親畏天畏聖不違乎大士之化度是則



音門山志 卷之四  
道場之所由設山林之所以爲靈區而亦作志者立  
言之大旨也而何以忽焉不察也愚實凜焉敬志大  
士名號

楞嚴經證

觀世音菩薩白佛言我昔無數恒河沙劫于時有佛出  
現于世名觀世音我于彼佛發菩提心彼佛教我從聞  
思修入三摩地

彼佛如來歎我善得圓通法門于大會中授記我爲觀  
世音號由我觀聽十方圓明故觀音名徧十方界

按此觀世音菩薩得號之所自始也自無量劫來以  
至于今徧十方界以及此方皆稱觀世音佛之證果  
何如哉尼山夫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觀于  
內典是可徹上徹下觀之矣

楞嚴經又證

世間諸法王子有六十二恒河沙數修法垂範教化衆  
生隨順衆生方便智慧各各不同由我所得圓通本根  
發妙耳門然後身心微妙含容周徧法界能令衆生持  
我名號與彼共持諸法王子二人福德正等無異世尊  
我一名號與彼衆多名號無異由我修習得真圓通

按此是菩薩自言持我名號所得福德甚多也



法華經證

若有衆生受諸苦惱一心稱觀世音菩薩名號皆得解脫若水火雷電龍蛇惡獸夜叉羅刹王難枷鎖軍陣怨賊諸難之中能施無畏于苦惱死厄能作依怙現三十二身隨類說法地獄鬼畜生生老病死苦以漸悉令滅此言持菩薩號可免禍患也

觀音三昧經及大悲經悲華諸經證

說此菩薩久已成佛號正法明如來

又云後成正覺號徧出一切功德山王如來

此顯出菩薩前劫後劫所證如來果位也時而如來

時而菩薩總是圓通修證總離因位

藏教證

梵云呵哩耶婆盧吉帝此云聖觀世音梵云呵縛盧枳帝溼代羅此云觀自在

藏教密乘經證

觀世音菩薩爲蓮花部主現諸神變忿怒則稱馬首明王救度則稱聖多羅尊滿諸願則大準提尊及如意輪王不空罽索乃至師子吼并毘俱胝一髻青項白衣葉衣千首千臂皆有儀軌

此于觀世音之外又有多號也其餘經典所載甚多



未暇悉究

六合內外上而天界下而庶物皆有名稱然特以之表異耳至若諸佛名號徧滿十方方法界此所謂萬德洪名也至心稱誦足以感通慈力免墮阨難能誦能持卽心卽佛其爲功德豈有限量是以考據根因先標名號蓋自古佛授記以來十方稱誦萬劫同聲其在于今何獨不然而人猶有分門立限者以爲此特愚夫愚婦之所爲非高明者所有事不知平常大道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而賢智之過反多意見卽謂之愚凡人流轉火宅五濁紛擾設有省者猛念清涼界

中有大導師能令炎者就涼穢者歸淨則必殷殷希望提挈口誦心持綿綿不已此亦人情之常無足怪者史遷有云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詩云悠悠昊天曰父母且故雖歷山大舜亦且號泣于天此豈非高明之至者乎今之持誦佛號者其真至之情何以異此故夫人之持誦而能感通者以其真實故耳無他道也經云心如直弦一切真實此之謂也抑又有口佛而心違者是其出音與謠諺等彼且不識佛心矣佛號云乎哉雖散心念佛教中亦載無量福德况心心持念外息萬緣內



湛真如修行三決定義以戒爲本久之久之則必一  
旦掀翻曉然于我所稱之佛卽是當人本體故夫佛  
號卽是佛心佛心卽是我心自執一者觀之內外岐  
矣麓細分矣由是而疑心生焉異議熾焉佛體昧矣  
奚論名號乎良可悲也

圓證

旣志名號矣卽繼之以圓證者志其實也證也者實  
證也初標其名復顯其實考之于經有曰觀世音菩  
薩從耳門圓照三昧緣心自在因入流相得三摩提  
進修無漏成一圓融清淨寶覺合涅槃清淨妙德以

佛母三昧度脫苦厄聞性旋復六塵亦消妙心明極  
卽成如來圓通法門最爲簡要是以文殊受勅獨揀  
耳根圓通宜于此方此誠如來密諦安立道場救護  
衆生無量劫來難聞難遇之無上妙道也然此皆大  
雄氏心法也若以之告諸學儒者竊恐未必相入而  
言心言性極微極細之語卽此圓通法要爲諸佛所  
贊歎者恐又非博學者所樂聞然嘗竊疑聖人之挺  
生于天地間同此心也同此理也同此一太極也第  
修證立教各有不同遂有世出世間之分耳有如大  
舜之察邇言以用中尼山夫子之耳順不踰矩豈非



亦自耳根入乎史臣之贊舜曰達四聰紫陽公之傳  
曰聲入心通此豈不謂之圓通乎又不知聖人之耳  
異乎佛者之耳聖人之心之通與佛者之所謂通亦  
有異乎愚未敢比而同之然其出類拔萃與佛氏之  
超越世間則又不敢以爲有至有不至者愚嘗學儒  
矣竊聞聖人之道稍能蠡測少許不敢自以爲不謬  
亦不敢以告人于佛氏心法茫然未之有得更不敢  
妄贊一辭此則沾沾以佛教言之者則以山志之作  
爲佛門作也就事論事理固宜然援儒入墨之罪固  
不容辭指佛爲墨之說亦恥違心樹義以道學自負  
知我罪我聽之虛空已耳故于大士名號之後復志  
圓證一本于楞嚴所說非逞臆妄談也然以麤心凡  
夫談能仁實義豈能免于迷妄之罪也歟

楞嚴經證

初于聞中入流亡所所入既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  
是漸增聞所聞盡盡聞不任覺所覺空空覺極圓空所  
空滅生滅既滅寂滅現前忽然超越世出世間十方圓  
明獲二殊勝一者上合十方諸佛本妙覺心與佛如來  
同一慈力二者下合十方一切六道衆生與諸衆生同  
一悲仰



按楞嚴經第六卷俱是顯發大士耳根圓證其大義已包括于此閱之者卽從此入門萬不可草草覽誦

南海普陀山志卷之五

吳地山民朱 謹輯

靈感

天地萬物罔不相感而相通易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于此佛之爲感徧周沙界何處不感何時不感何物不感乃沾沾焉指某地某人某事爲大士所感亦隘矣然典策所載有歷歷可得而指者觀于海者不廢一漚觀于山者不廢一塵觀于月影不廢一勺一方之感卽可以該三千大千一頃之感卽可以該恒河沙劫故志靈



感易曰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大士之靈感亦卽以此義廣推之可也

唐文宗嗜蛤蜊東南沿海頻年入貢民不勝苦一日御饌蛤蜊有擘不開者扣之乃張中有觀音梵相文宗愕然命貯以飾金檀香盒後問惟正禪師師曰物無虛應乃啟陛下信心以節用愛人耳因詔天下寺院各立觀音像

大中元年有梵僧來潮音洞前燔十指指盡親見大士說法授以七寶石

咸淳丙寅三月范太尉以目疾遣子致禱洞中無所遇汲泉滌洗目旣愈復命子來謝洞左大士全現淡烟披拂猶隔碧沙繼往善財洞童子忽現大士亦現縞衣縹帶珠纓交錯精神顧盼如將示語

嘉定歲僧修者所祝大士梅檀像偶毀亡一指心甚懊惋後于洞前波間浮一花視之乃向失像指載侯志

淳祐間連歲苦旱制帥顏頤仲禱雨洞中大士并童子喜悅出迎自是隨求輒應

康熙三十年茶山寶稱庵僧慧如因大士像壞載至雲間苦募月餘竟無施者一日深夜私將大士法身置



都御史王公儼齋府門是夕袁夫人夢一婦人素衣  
淡粧云自普陀來化衣單夫人醒以夢告公公曰我  
適亦得是夢次早闈人入公問曰門外有所見乎答  
曰有壞佛相一尊不知何人置府門上公知為大士  
相也密令訪之乃普陀僧所置公遂呼入許為新像  
裝就專人送至山中

宗伯高公士奇感應說云山妻傅氏素信佛朔望齋誠  
誦金剛經後遂絕葷素食三十一年壬申四月微疾  
自知不起與予母及子哭別二十七日辰刻暈眩家  
人環泣少時復甦口中惟誦金剛經言佛力無邊若

修南海普陀寺大殿可延生兩年少頃復云自是念  
念以大殿為言延至五月初四日長逝彌留之頃予  
與山妻言若爾冥途果無苦累當以夢告我山妻點  
首者再予心痛糟糠遂于平湖化城庵延二老僧誦  
金剛經百日仍手書此經三部奉之名山大刹復捐  
資囊并山妻簪珥之類助修南海普陀寺大殿今年  
二月權厝山妻柩于北墅蔬香園復延二僧日誦金  
剛經予率二子默祝大士前冀山妻入夢是月十七  
日大兒輿方夜坐忽汗下頭眩思寢晨起向予曰昨  
兒初夢至靈隱天風颯然寒氣不可近有老僧十七



音階山志 卷之五 三  
八人遊行林間一僧向兒曰汝欲見汝母也耶可入我袖中攜汝往南海少頃至一山環視空濶殿宇巍峩顏曰普莊嚴殿衆僧百數十人圍繞誦經并說偈云修理大殿功德世世生生永不墮三途惡道生天人中受勝妙樂少頃衆僧散去忽見吾母黃衫襯淡紅衣素裙合掌于殿前云金剛般若量同虛空恩霑大千利周沙界天上人間最重此經我今承佛力已能記憶不失一字無去無來現在發菩提心永不退轉寄語汝父勿懸念我不及他語驟聞水聲而寤予聞之不覺警策興感與素性篤實不能誑語仰見普

門大慈悲有感必通故能使四方之人香燈拜禮往來航海者不絕然則金剛經之感應亦果有之也因筆記之黃衫與淡紅衣素裙是予十月朔所焚者此文乃宗伯鐫之以遺寺僧者爲節錄如是

### 示現

示現亦靈感也有感而不見者矣未有不感而現者也夫色見音求佛所訶斥大士曷爲以形見也此正慈悲度人恒順衆生之至也衆生所知者形故所見者惟形其實非形也無形之形也非現也不現亦現現亦不現也無形之形形亦非形不現之現現亦非



跡大士如月衆人如水人見大士如水受月影不可謂影卽是月又不可謂月卽是影又不可謂影非月月之照地也有水卽有影然而人之求現于大士有見有不見者何也此亦如水之受月清者受之濁則不受矣大抵人之求現得見者或遇之于無心之頃無心卽能感矣大易不言感而曰咸咸乃無心之感也又或信心以求之經言信爲道元功德母信則能感矣經又云菩薩善應諸方所示現亦善應也何疑之有經固佛所說也唐裴相國云後之學者當取信

于佛母取信于人當取證于本法母取證于末習世之人不信佛言惟執己見影附爲高明之見亦惑矣夫無心信心水之清者也反是則濁彼且以爲已智而人愚豈知其惑之甚耶是故已見一立雖智亦愚知見不生雖愚不害此平心之論也或曰人之求現者述其所見各有不同何也豈水中月影亦有同異歟日月體一定故無異影若夫佛之法身化現豈有音聲形色之一定者歟所見有不同者各自有其感召非有應之者爲之同異也天之生物形色不一其類是其所稟之剛柔燥溼有輕重純駁之不齊天非



物物而鑄之者也天之生物已不可測矣佛之法身變化亦豈凡夫意見所能測識歟儒之言天則曰不測言神則曰聖而不可知佛之化現不可思議世人于至顯至近者昧不之辨乃于不可測者而必欲測之不可知者而必欲知之不可思議者而必欲思之議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或又曰示現卽有之亦幻境耳儒聖亦有是理歟曰有古所云見堯于牆見堯于羹者非于虛空見之歟羹墻中豈真有堯舜歟孔子學琴于師襄而見文王撫琴動操之間文王果安在歟是則心神之感孚有不期然而然期然而不然者

亦與夢見周公無異其實于太虛空中毫無纖翳也或曰聖固有之凡夫豈能然歟曰道固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也言其至則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非夫婦之愚有以駕乎聖賢之上也蓋愚夫愚婦適然之頃亦有休機息慮之時而其愚誠篤信反勝于賢智之過妄生疑慮者故凡求現得見者大抵明察之人少庸衆之人多以其智慮鮮也道之流行于天地間也大聖大賢而外惟赤子之心與夫婦之愚庶幾近之故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卽其不知之頃恰與赤子之心同其渾穆是故釋迦弟子有蛇奴者以



愚鈍得度愚固道之所不外也其有著意求現而未  
 得見者如鏡之被呵而暈也月之被雲而掩也人心  
 與焉斯窒矣作意以求誠卽非誠矣世之人非沉空  
 卽著有其以示現爲虛僞者正其著有之見勝也彼  
 蓋以爲佛之法身徧周沙界必不屑屑焉居守于此  
 遇人卽現也此則以凡情測佛者也佛固徧周沙界  
 矣此獨非沙界乎佛尚有不屑之意見乎雖然示現  
 亦非大士實際也如其不信亦無不可蓋信示現一  
 方之大士不如信徧周沙界之大士信徧周沙界之  
 當前之不信有示現不見有大士者之真我是則真

見大士者也如有是人法門賴之矣

經證

華嚴經云觀世音菩薩告善財童子言我大悲行門嘗  
 在一切諸如來所普現一切衆生之前或以布施攝取  
 衆生云云或現色身攝取衆生云云或以音聲或以威  
 儀或爲說法或現神變令其心悟而得成熟

楞嚴經證

觀世音菩薩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土云云現佛身獨  
 覺身緣覺身聲聞身梵王身帝釋身自在天身大自在  
 天身天大將軍身四天王國太子身人王身女主身國



夫人命婦大家身童男身童女身長者身居士身宰官  
身婆羅門身比丘比丘尼身優婆塞優婆夷身天身龍  
身藥叉身乾闥婆身阿修羅身緊那羅身摩呼羅伽身  
諸生身諸非人身

元龜茲人盛熙明著感應祥異品

嘗讀楞嚴謂世間曠野深山聖道場地皆阿羅漢所  
住持故世間肉眼所不能見是山是梵僧啟其端而  
始知大士之宮宅其信狀乎哉或因風濤怖懼而致  
禱或好事尋幽而有遇使者銜命至誠所格縑素夙  
緣目擊道存如鏡中像水中月皆有清淨心現往往

不同自昔多失紀錄今姑存一二俟來者繼述焉唐  
大中有梵僧來洞前燔十指指盡親見大士說法授  
與七寶石靈感遂啟始結茅居日本僧惠鍰從五臺  
山得菩薩像將還國抵礁石舟不能動望潮音洞默  
叩得達岸乃以像捨于洞側張氏家屢睹神異遂舍  
居作觀音院郡將聞之迎像入城爲民祈福未幾有  
僧不知何許人索嘉木扃戶刻之彌月像成僧不知  
所在所奉菩薩像卽此也元豐中謁者王舜封使三  
韓遇風濤大龜負舟惶怖致禱忽睹金色晃耀現滿  
月相珠瓔粲狀出自巖洞龜沒舟行泊還以上聞始



音山志 卷之五  
錫寺額曰觀音寶陀自是海東諸夷如三韓日本扶  
桑阿黎占城渤海數百國雄商鉅船由此取道放洋  
凡遇風波寇盜望山歸命卽得消散感應頗多崇寧  
間戶部侍郎劉達給事中吳棫使高麗及還自羣山  
島經四晝夜月黑霧翳海面冥蒙不知所向舟師大  
怖遙叩寶陀未幾神光滿海四屬如晝歷見招寶山  
遂得登岸宋給事中黃龜年恭禮洞前親睹大士紫  
金自在相朗狀坐石上偕遊老稚俱見備作讚頌紹  
興戊辰三月望鄱陽程休甫四明史浩至此翌蚤詣  
潮音洞寂無所睹炷香供茶盞浮花瑞歸寺食訖晡

時再至洞門俯伏苔磴凝睇欽空惟亂石纍纍與盡  
欲返有僧指曰巖頂有竇可以下瞰攀緣而上瞻顧  
之際瑞相忽現金色照耀眉目瞭然二人所見不異  
惟浩更睹雙齒潔白如玉于是慶快用書于壁庶幾  
來者觀此無疲不以至不見而遂已也又傳史衛  
王彌遠見茶樹上示一曰蓋二十年相業之識也咸  
淳丙寅三月范大尉以目疾遣子致禱洞下無所遇  
汲泉歸洗目旣愈復命子來謝洞左大士全現淡烟  
披拂猶隔碧紗繼往善財洞童子忽現大士亦現縞  
衣縹帶珠璣交錯精神顧盼如將示語紹定庚寅十



月慶元昌國監胡煒登大士橋禮潮音洞倏忽火明  
左則月蓋長者與童子並立一僧居左師子盤旋兩  
目如電及至善財窟童子再現黛眉粉面寶蓋珠鬘  
森列于前旁現一塔晶彩煥發衆僧曰我等雲集歷  
年未睹今承恩力共覲色相遂刻山圖于石以示悠  
久嘉定歲僧修者所祝大士栴檀像偶毀亡一指心  
甚懊惋後于洞前波閒浮一花視之乃向失像指衆  
尤異之淳祐連歲苦旱制帥顏頤仲禱雨洞中大士  
并童子喜悅出迎自是隨求輒應皇元至元十三年  
丙子六月丞相伯顏定江南部帥哈喇歹來謁洞下

杳無所見乃張弓引矢射洞而迴及登海舟蓮花滿  
洋遂驚異悔謝徐見白衣大士并童子像于是施財  
莊嚴像設并構殿于洞上大德五年集賢學士張蓬  
山奉旨祝釐潮音洞見大士相好彷彿在洞壁次至  
善財洞童子倏現頂上瑞靄中大士再現寶冠瓔珞  
手執楊枝碧玻璃椀護法大神衛翊其前久之如風  
中烟漸向銷沒但祥光滿洞如靄霞映月見數尊小  
佛作禮慰快而去致和元年戊辰四月御史中丞曹  
立承上命降香幣至洞求現忽見白衣現相瓔珞被  
體次及善財洞童子螺髻素服合掌如生適以候潮



未行再叩再現而善財洞大士亦在童子鞠躬眉目  
如画七寶瓔珞明潔可數羣從悉見嘗詢諸耆老云  
自昔遊者至今爲盛若夫西域名師王公貴人備極  
精誠有睹白衣禪定或冠珮莊嚴或千首臂或坐立  
異相有眉目儼若親承于咫尺或景像縹緲若瞻對  
乎繪素至有羅漢長者童子天龍前後翊從寶瓶蓮  
花森列乎海波頻伽鸚鵡飛翔于香靄共見如一或  
獨見非常變化示現殊不可詰若夫竭力遠來罔遇  
恍惚常居其境終不得瞻望餘光者亦多有之

至正乙未冬十月初六天合劉仁本見大士相于潮音

洞與人間畫幀者無異又見大將軍身與羅漢身于  
洞口石壁上一時羣從所見又各不同出周志  
藝文

永樂二十一年十月十九日潮音洞現白衣大士龍王  
龍女長者大權從辰至巳時現開長眼面帶煩惱午  
時現紫色身面壁酉時善財巖外現白衣金冠菩薩  
坐紅日中韋馱尊天日下立羅漢海上步雲而來二  
十日卯時洞內又現紫金身宣德二年四月現閻羅  
天子玉女一雙隨之正統二年二月十九日夜現寶  
珠放大光明

萬曆甲戌別傳禪師渡海禮觀音大士雲氣中湧出金



蓮白衣冉冉示現同航者五十人獨師及成都僧翠

峰見之

出大學士陳以勤所作別傳禪師塔銘載峩眉山志

蟄菴居士錢光繡耳耳目目集

大智禪師在補陀建海潮寺師臨化云不出十年此寺不免于火災若天狀化去茶毘後汝等昇吾像供其中令此菴不寂莫也各須記取至萬曆四十年冬天狀化去茶毘弟子記師臨化之言卽昇像供于天狀菴明日寺燬相傳師是菩薩再世

海潮寺燬于萬曆壬子有一病僧臥于韋天殿下忽像作聲叱病僧起曰火來也病僧卽起昇韋天出其

步如飛移置門外得不火明日七八人昇之不能舉僧病頓蘇強逾平日智師存日或乏糧在韋天前禱之便有齋至

黃司理海岸諱端伯叅禮大士大士現形天際霓裳霞葆訝爲蜃市

普陀常住有一行僧夢神運一船牛角至分與不法僧未幾卽有遣海之命

壬子春汛諸軍伍泊舟洛伽入大士殿清淨如平時游畢出門毒蛇如蝟張口噴氣諸軍懼而奔避又有獐犬成羣出噬進退無門死傷無數人以爲起遣之



音附口志  
卷之五  
報

是年寧波水師出洋、歸時兵丁盜補陀銅像藏于艙底、甫解維風浪大作、獨此舟沉重將覆、主帥疑驗得銅像立送還舟、乃獲全。

又有斧劈沉檀像及盜贓中物、并將銅像打碎、以小衣包裹、歸圖鬻賣、中途風潮大作、主帥驚疑、惟叩頭哀禱、無虞、歸不踰年、皆受慘報。

康熙二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定鎮藍公謁梵音洞、親見大士現身、大眉赤面、富鬚髯、眼露青白光、鼻隼微有白點、冠金圈、大火燄衣、黃黑色、滿領方袍、微似達摩像、頭頂俱見、後但露一手、又見一小佛、赤腳立大士頂上、公叩謝不已、倏無所見。

音附口志

卷之五

示現

三







